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

王安石專用小人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甲子安石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

惠卿自有本

事三年四月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定素與王安石善孫覺歸自河南薦定極口因召至京師定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爲何如定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爲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奏以定編三司歲計

及南郊式且密薦於上乞召對謂定曰君上殿當且爲上道此及見上果問常平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悅批付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爲前無此例固爭之乃改命焉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爲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呂公著之爲中丞也人謂景溫必先舉御史及公著罷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六月司勳員外郎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權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台符聞之

盤手加額曰數百年來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
已故有此授 七月癸巳賜秘書省正字唐垌進士出身
垌上書言事召對試學士院而有是命垌詢子也初垌爲
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
王安石謂垌宜在館閣故得召對垌有才辨韓琦甚愛之
旣去乃聞其言 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
布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
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旣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
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
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辭卒罷之 十月職方員
外郎鄧綰爲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

清雙流入舉進士高第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
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臣以所見
寧州觀之知一路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百世之
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又與王安石書及頌
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關又累詔趣之比至上使數
人迎於中年八角順天門訶候之抵暮入門就舍訶候者
夜飛奏於右掖門竅中進入詰旦召對時慶州方有夏寇
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
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
欣然如舊交安石問家屬俱來乎綰曰承急召未知所使
不敢俱來安石曰何不俱來君不歸故官也後數日值安

石致齋陳升之與馮京以綰知遼事奏呈知寧州綰聞大
恨公語朝士曰急召我來乃使我還知寧州也我已語介
甫甚不平朝士問曰君今當作何官綰曰我不失作館職
或問君得無爲諫官乎綰曰正自可以爲之明日果有此
命綰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相笑罵綰曰笑
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爲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
條例 十二月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爲禮
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丁亥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
驛同轉運司制置夔州路夷戶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石
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
否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章惇惇素辭

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惇浦城人怵惇穢濫向以擢第不高輒擲勅於廷嘗爲御史呂景蔣之奇所劾故也

四月甲戌試將監主簿常秩爲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世以爲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書獨以爲是被召遂起十二月乙亥武寧軍節度推官知南川縣張商英爲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爲通川縣主簿轉運使張詵等討渝州叛夷王衮未降商英言於詵曰彼亦人也諭以禍福宜聽詵檄商英往說衮遂歸命因辟知南川縣時章惇經制夷事官吏多爲所狎侮獨商英與抗論不少屈惇奇之乃薦商英於王安

石於是召對擢用 五年三月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
問提舉在京市易務嘉問呂公弼從子也初王安石變法
公弼爲樞密使數言宜務安靜嘉問竊公弼論事奏章以
示安石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故安石信任之
七月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史勅并諸司勅并諸司庫
務歲計及條例刪定官郭達原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
以還盛德有爲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以
後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又上疏曰臣愚以謂當廢去
樞府并歸中書今王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於
天下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益不專
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達原必輕俊安石曰陛

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八月，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垌爲潮州別駕。垌初以王安石薦得名，見爲諫官，數論諫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趙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垌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垌。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爲腹心，張璪、李定爲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爲鷹犬。元絳、陳繹爲廝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爲賢，又作姦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祖之心。保甲以農爲兵，凶年必致寬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今監司壅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

情歎經人生以爲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
安石比李林甫盧杞自文彥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
叔事王安石猶懼不可翌日執政進呈安石曰珪素狂不
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事 十一月丁卯
貶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爲光祿丞監荆南
稅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入贓不滿軍賊二人死罪樞密
院檢詳官劉奉世黨庇親戚令法官引用贓滿五貫絞刑
斷例稱博州官吏不見斷例失奏裁止從杖罪取勘又院
吏任遠恣橫徇私凡十二事而樞密院黨庇不按治樞密
使副又彥博吳充蔡挺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於中書中
書不受上聞之遣使促彥博等入院彥博等言臺官言臣

等黨庇吏人與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
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
刑名下有司定奪并以任遠事送開封府根治若臣言不
當甘伏斧鉞於是王安石曰樞院方治御史李則事商英
乃隨攻博州事以報之李則事御史所治誠不當不自咎
更挾忿攻人豈所謂懷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臺
勘劫盜李則死罪失出奉世駁之詔糾察刑獄司勘治商
英遂上章劾毀執政言此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
持威福使臺諫爲陛下耳目無使爲近臣脅違上爲傳詔
獄商英坐是與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彥博又疑商英陰附
中書故不能平 六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經義所檢討洪

州進士徐禧爲鎮南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禧
與吳著陶臨皆以白衣爲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以選
人入中書習學行檢正字初呂惠卿薦禧所爲治策二十
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經術變士人十已八九變矣
然盜襲人之語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觀禧
文學曉政事宜試之於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書檢正官
如章惇輩朝廷當即有差除後更用人如有不稱艱於退
絀欲置人爲習學上以爲然於是以禧爲之中書五房習
學公事自此始 七年三月乙巳鄭民憲言奉詔同熙河
路經畧司相度借助應募弓箭人買種程牛具造屋及今
夏耕種乞帶審官西院主簿舒亶往從之亶慈溪人前爲

臨海縣尉縣貢山瀕海民慄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妻至口者置命執之不服即斷其首投檄去王安石聞而異之欲召用會丁父憂服闋乃除審官西院 曾布言市易事 詳見市易務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府呂惠卿參知政事 八年二月癸酉王安石再入相 十月參知政事呂惠卿守本官知陳州事見呂惠卿姦邪 九年八月甲申朔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轉運判官李稷苛刻剝薄務爲氣勢權辱官吏至相州專摭吏人小過委官決責務以凌蔑韓琦從來州有兩西門其東知州出入其西以待賓客稷怒聞者不啟東門追赴本司杖之知琦適與客會食故往謁琦琦聞稷來徹食退客遽易冠帶迎

稷復引去行移公牒言詞侮慢吏民皆以琦將相大臣而爲稷肆意輕辱萬口嗟憤及體量司程之才等欲按劾其人乞罷稷監司以快衆怒據稷罪狀如修趙州城枉費財用募伐林木當北使路削白大書充修城木後安撫司恐北使見之遂遣人塗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稱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賊人意在罵琦又牒諸州稱如課利增剝即其他細事一切不問如課利虧少即一一案劾前後不法又沮抑體量司般糴種等事未覩朝廷施行詔提點刑獄司案責以聞後提點刑獄司體量伐木罵琦等事皆無有其他如尹所言詔劄與稷令知尋命稷與河北東路轉運判官汪輔之兩易其任 十月戊子尹又言稷無行父死

二十年不葬乞罷祿職事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虢州壬辰詔權橫海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脩率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爲漳州軍事推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憂傷不接人事以故衆人所傳議論多所不知昨日方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爲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婿可用又爲臣求賜第宅兼綰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審如所聞即綰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脩宰屬故有是命初綰以附會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

卿之黨相傾綰皆極力奏劾之上益厭安石所爲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奏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上怒欲絀綰安石亦懼乃奏斥之亨甫行險薄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乃斥 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貼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諫官蔡確以相州請求事欲陷宰相吳充見蔡確欲陷吳充 二年五月戊子蔡確參知政事時

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代何相漢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

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 御史舒亶言載上謝表頗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志義之士無不憤惋云云并上載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載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十一月庚子詔國子直監潁州團練推官王沆之除名永不收叙先是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共爲奸賊敗罔事狀不一沆之等皆口是下御史臺案劾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請獄辭所及雖蕃所不言皆得究治沆之等雖會赦猶特責之然文學一獄踰年方決追逮徧四方蓋舒亶何正臣爲之 三年九月庚子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壻王爲之所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并爲之所

業一冊今繳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府江陵縣稅
初豐爲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爲御史言其其才
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 五年四月癸
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知定州張惇
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張瑄守中書侍郎翰林
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
奉郎王安禮爲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大夫
李清臣試吏部尚書 五月己丑口議郎試御史中丞徐
禧試給事中先是龍圖閣待制鄧綰知永興軍禧言永興
故爲浩穰其民鬪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才

聞草偷情無居縮右者伏乞移縮內郡別選才望之人詔
知青州龍圖閣直學士劉庠與縮對易上謂執政曰徐禧
舉孔武仲邢恕爲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
可爲御史張瑄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
漸可見大率懷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
去王安石故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垌仍上
書薦惠卿天下奇才蓋垌適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
爲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云云故雖改縮青州亦罷
禧中丞詳見惠卿奸邪 辛卯上因言昨陝西初有師期
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師行未數甚不足蓋稷所奏具文
耳無實也稷言多欺罔幾誤朝廷大事呂惠卿所薦人物

甚似惠卿稷好大言無誠實外似剛直實極污邪王珪曰
稷深爲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執政知臣與
承禧有隙稷以淮南意在撓臣不知承禧之除出於陛下
之意上曰惠卿性極貧鄙慮爲承禧所發所以心不自安
六年八月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
汝州坐違法繕治兩府也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
嘆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
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
光也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
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
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楊雄著劇秦美新

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
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
王安禮進曰修書儀鸞司人恐不預上爲之笑罷朝安禮
戲宗孟曰楊雄爲公坐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五

神宗皇帝

常秩擢用

嘉祐五年五月己亥潁州進士常秩爲試將作監主簿本
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於鄉里也秩
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年爲學求自得
尤長於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耳
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皆有誅不近人情甚矣 治平
四年十月癸丑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便殿引見令潁
州長史敦遣仍賜裝錢百千無得受秩辭避章表 熙寧
二年六月丁未翰林學士呂公著言潁川人常秩道德修

於鄉里名實著於海內欲乞召置臺閣詔本州長吏敦遣
赴闕 四年四月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爲右正言直
某賢院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世以爲必退者及王
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
詔書獨以爲是被召遂起及對垂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
餘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
今陛下迫臣不許稽遲詔旨是以不敢不來豈敢有所辭
擇去就也上嘉之徐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
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通時
用願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乎侯異日不能用卿
然後有去就可爾初議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

待此人當適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五年八月潁州言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善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衆而薦秩與連無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自以爲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爲得也 六年三月右正言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常秩罷天章閣侍講及諫院從所請也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幾復面乞罷去上驚曰方賴卿德義何遽求去也於是又以疾求歸上遣內侍就第諭旨秩固稱疾詔賜告仍聽免二職王安石白上曰風俗惠不忠信無廉恥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獎留之在朝足以表勵風俗如諸葛亮以許靖有人望使

爲三公此已自不情非所以率人爲忠信上曰卿者秩人望極盛曾公亮嘗言召出必壞却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貧守節在朝不爲無補也五月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滿百日聞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貧父子卧病僦居京師復罷官俸則遂絕需藥之資甚無以稱朝廷遇秩之意可毋停給月皆給之八年十月丁未潁州進士常立爲天平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立秩之子十二年二月右正言竇文閣待制權判西京留守御史臺常秩卒詔秩久以懿行見稱鄉里朝廷特起置之侍從而恬靜自居不替素守宜優賚贈以勵廉隅贈右諫議大夫賻絹三百疋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問望日損爲時議

笑

鄭俠敗黜

熙寧七年四月先是監安上門光州司馬參軍鄭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又言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折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羅米違違不給狀爲圖而獻臣不敢以所聞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爲一圖詳見王安石事迹俠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俠疏及圖以示朝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

發馬遞之罪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王安石
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韓絳拜相呂惠
卿參政 八年正月甲午朔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毫
州權發遣戶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中集賢校理
丁諷落職監無爲軍酒著作佐郎秘閣校理王安國追毀
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內殿承制楊永方追一官汀州
編管人鄭俠改英州御史臺奏前慶州錄事參軍楊忠信
檢院吏孔仲卿撫州進士吳無志並決杖編管忠信彬州
仲卿邵州無志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俠既竄汀州
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憾俠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
籍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

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詔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上亦疑焉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史知雜事張璠聞之陰訪求京與俠交通狀或語以京嘗從俠潛書遺之錢米璠即劾奏京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諷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非京告教何得聞此上以章示京京對實不識乞下所司辨璠又言俠自言京爲之主按京身爲輔弼政事有所未便自當廷議可否豈宜懷二陰結小人若京實無此俠當坐誣大臣之罪俠雖逐而京之事狀未明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京乃言俠事因璠按劾則御史官屬不得無嫌且朝廷欲見

不過臣與俠有無往還問遺實迹耳乞治於他司或遣官就御史臺根究詔知制誥鄧潤甫往推究琬請遣奉禮郎舒亶乘驛追俠於陳州索其囊中文字悉封上之獄官又掠治俠令具疏所與交通者皆捕送獄僧曉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亟收繫考驗取京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潤甫等深探俠詞多所連引獄久不決臺官皆不得歸家上以其枝蔓詔趣結絕琬又言俠事連京理須考實而證左有所畏望未肯盡情通說勘司又被旨催促無緣窮究况俠毀斥朝政搢罵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見事情明正國典則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盡理根究從之時十二月丙戌也俠素事王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安國同非

新法安國親厚之嘗謂安國曰俠前後以書諫丞相不聽得毋爲人所誤安國曰安國言且不聽子言彼豈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後行何謂爲人所誤及俠上書安國索其草視之俠不與安國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掄揚宣布於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俠曰已焚之矣俠詣登聞檢院上書諷判檢院延與坐吸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京稱俠文辭甚佳小臣不敢爾俠監安上門時克臣爲鹽鐵副使薦之其遜也有求於克臣克臣命長子公約諭次子駙馬都尉師約饋之師約曰師約連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白金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遺俠以白金三十兩俠往辭安國安國謂曰

子可謂獨立不懼矣及是臺司鞠諷安國及克臣子公約等安國初不承獄吏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教小人欲爲抵調邪安國即承永方忠信仲卿無志皆嘗與俠游者也獄旣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狀并問克臣京等皆引罪潤甫及中丞鄧綰疏俠肆意謗訕朝廷議罪投之遠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國厚恩知俠國之所棄而資給之安國以下士擢置文館而獎激狂妄非毀其兄及永方忠信等傳言惑衆尤爲可惡雖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據其狀不可不懲遂罷京政事俠遠徙諷等皆得罪曉容勒歸本貫呂惠卿議俠當大辟上曰俠所言

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
安國負氣惡其佞巧數面責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
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
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
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俠雖薦
京宜爲宰相然實不識京俠又稱元絳孫永王介凡四人自
言識絳餘皆未識而琥等獨斥京蓋希惠卿風旨也十
一月己卯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綰言馮京爲性
庸狠朋邪徇俗而藻乃稱京執政不回一節不擾乞加黜
責上從之綰知王安石惡京又恐京復用故爲此以附會
安石也

蔡確欲陷吳充

元豐元年閏正月庚辰御批近降相州吏人於法寺請求
失入死罪刑名事緣開封府刑獄與法寺日有相干深恐
上下忌礙不盡情推劾致奸賊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
史臺 初韓琦判相州有三人爲叔爲傭里所逐而散既
而爲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叔人有救者先殺之衆諾他日
又叔一家執其老姥榜槌求貨鄰人不忍其號呼來語賊
曰此姥更無他貨可惜榜使其徒即刺殺之州司皆處三
人死口後官周清本江寧府法司後爲三司大將王安石
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審刑大理寺刑部斷獄
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按吹毛以求

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相
州獄已決數年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人雖已使其爲從者
被執雖考掠若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一等今盜
魁旣令其徒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爲首其徒用魁言
殺救者則爲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
不駁皆爲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爲魁言有救者先
殺之謂執兵仗來鬪者也今隣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
徒自出已意手殺人不可爲從相州斷是詳斷官竇草周
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君爲法官自圖之何必
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爲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
必欲君爲失入耶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

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爲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
決會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開齋貨詣大理行財枉法初
殿中丞陳安民簽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清駁之懼得
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彥博之子大理評事及甫
安民之婦子吳充之壻也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
管法司竭其家資入京師欲貨大理胥吏問消息相州人
高在在等在京師爲司農吏利其貨與中書吏數人共耗
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齋三千餘
緡賂大理事下開封按鞠無行賂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
蔡確知安民與吳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
遂移其獄御史臺蓋從確請也 四月乙巳知諫院蔡確

既彼旨同御史臺按藩開獄遂收大理寺詳斷官竇草周
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賂事皆無狀
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草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
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前而
問之安民懼即言嘗請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
意丞相指吳充也確得其詞喜遽欲與潤甫登對且奏充
受請求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甚
寬大理實未嘗納賂而蔡確深探其獄枝蔓不已竇草等
皆朝士榜掠身無全膚皆銜冤自誣乞蚤結正權監察御
史裏行上官均亦以爲言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至殿
門上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詔聞御史臺勘相州法司頓失

宜遣知諫院黃履勾當御藥院李舜舉據見禁人款求引問證驗有無不同結罪保明以間履舜舉至臺與潤甫確等坐簾下引因於前讀示款狀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寃前此確屢問因有變詞者輒笞掠及是因不知其爲詔使也畏獄吏之酷不敢不承獨竇草翻異驗考掠之痕則無之履舜舉還奏上頗不直潤甫等言 乙卯蔡確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中丞鄧潤甫落職知撫州上官均責授光祿寺丞知光澤縣潤甫責辭云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款欺內懷顧避均云不務審知苟爲朋附俾加閱實不知所言先是上別遣黃履及李舜舉赴御史鞠臺相州法司獄確知上意不直潤甫等即具奏潤甫不悅推見陳安

民請求執政情節責罵吏人均亦在傍憤恚見臣不與之
同潤甫使行公文云未敢上殿次日却聞因進請留身續
又與均密自奏事不令臣簽書必以臣見其朋奸之迹恐
臣論列故造飛語以中傷臣蒙陛下遣黃履李舜舉詣臺
審問潤甫與均以聚廳引問罪人處猶敢對使者交口紛
紛意欲開誘罪人翻異而罪人了無異辭履及舜舉備見
上始亦疑相州獄濫及無辜遣使訊之乃不盡如潤甫等
所言確從而攻之故皆坐貶遷中丞凡朝士繫獄者確令
獄吏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濶共在一室置
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
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 六月辛

西詔殿中丞陳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太常博士吳
安特追一官免勒停銜替前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劉奉世
落直史館免勒停監陳州糧料院詳斷官竇革追一官勒
停詳議官周孝恭大理評事文及甫並銜替安民當官相
州坐與失入死罪屬及甫言於宰相吳充安持坐受及甫
屬以諭奉世奉世坐諭法官令指定不須作失入革孝恭
坐定爲非失入其牽連得罪者又數十人充釋不問周清遷
一官初蔡確斷勘是獄欲鍛鍊以傾充旣爲中丞遂收繫
及甫及甫懼即如安民前款稱嘗白充諾之且稱嘗屬充
子安持確又收奉世奉世先爲樞密院檢詳充自樞密使
拜相奏奉世檢正中書充雅信重之確今大理官吏稱受

奉世風旨欲出安民罪奉世懼亦稱於起居日嘗受安持
屬確又欲收安持詔第令即訊安持恐被收亦稱嘗屬奉
世時三司使李承之戶部副使韓宗彥皆上所厚忠彥琦
子而承之嘗爲都檢正確皆令因引之承之知之數爲上
言確險陂之情上意稍解趣使結正於是獄成忠彥猶贖
銅十斤充上表乞罷相及闔門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
召出令視事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安持太輕上曰子
弟爲親識請托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
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
乃已

墨本云獄成人以爲寃朱本削去今詳述其事則寃事

自見也

何正臣誣呂公著

元豐元年六月前國子監丞陳世儒毆婢逃且告世儒及其妻李氏與羣婢共害其母張詔開封府鞠之世儒執中子也 三年二月詔知濠州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歸班羣收判官都官郎中龐元英送審官東院大理評事呂希口贊善大夫晏靖並銜替頌坐前知開封府鞠陳世儒事而元英詣頌偵問頌嘗辭對但言其情狀極醜惡刑名未可知法寺當頌元英以不應爲從重希與靖亦嘗偵問後坐報上不實始頌鞠世儒獄具輒爲法官所駁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妻上詰頌且曰無縱有罪頌對曰事在有司

臣固不敢諭之使重詔移獄於大理大理因言頌當受呂公著請求遣官即訊於濠州而世儒獄又移付御史臺頌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君素長者必以親舊之情不能違違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以死不可爲若自誣以得罪雖甚重不敢避遂手書數百言付獄吏上覽奏牒疑之詔御史求實狀御史反覆究治無所得乃詰大理獄吏所得公著請求之說吏窮吐實曰此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辭爲之也今其藁尚在取而視之信然於是種民抵罪而頌得辨明猶坐酌對元英等爲泄獄情故罷濠州 四月己未同知樞密院呂公著時爲端明殿學士兼侍讀世儒妻李將就逮亟謂其母呂曰幸告端明翁爲祝蘇尹得即訊

於家呂即夜至公著所知女言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獄正坐請求耳逮繫著數百人況此豈可干人即呂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樞密院明年正月遷其獄於大理又遷其獄於御史臺逮公著塔那爾及二婢仍檄閤門止公著朝謁上召公著入謁如常公著即避位待辨於家上數遣內侍勞問促公著復位公著訖不敢起何正臣治獄皆無左驗遂詔停獄遣中使諭公著獄事已解可亟入就職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謁告謝上曰有司考覈都無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始公著被誣或謂公著以輔弼在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陳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時也今吾主治世

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方疎遠之人何以自明將恐治獄者徂以自張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罹訶問例自承服至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二年九月丁丑詔前國子博士陳世儒并妻李婢高張等十九人並處斬婢高凌遲妻李特伏死婢等七人貸死杖脊分送湖南廣西京西路編管世儒宰相執中子執中嬖妾張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執中死詔張氏爲尼世儒旣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李龍圖閣直學士師中女母呂氏夷簡孫也世儒知舒州太和縣庸駭不樂爲外官與李諷諸婢欲謀殺張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胷骨以喪還京師爲諸婢告

發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於是元勣官皆得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神宗皇帝

三司條例司

熙寧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應於條例文字者詳具合行事件聞奉別爲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安石對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闢歛散之法因言衆府一官先王所以推折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

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條理司以講求理財之術焉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三月戊寅上曰近閱內藏庫奏外州有遺衙前一人專納金七錢者因言衙前楊農令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立法癸未前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略曰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日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順得其要鬱於下僚無所伸誠亦可惜因召對而有是命乙酉陳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興利非合衆智則不能盡

天下之理乞詔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有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諸色人聽於本司陳述於是詔令三司判官及發運轉運使副判官及提舉輦運使羅市舶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限受詔後兩月各具所知本職及職外財用利害聞奏詔曰朕理財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壞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色人亦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條例司陳狀在外者即隨所屬州軍投狀繳申條例司 戊子兩府同奏事上即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畧無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

財爲務而於理義教化之際有所未及恐風俗壞不勝其
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領之 八月庚戌制
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
皆不合臣以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
差遣詔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累有臣
僚上言羅常平廣惠倉及振貸事今詳比年災傷賑貸多
出省倉切以爲省倉以待稟賜尚若不足而又資以賑貸
此朝廷所以難施惠而山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今
諸路常平廣惠倉畧計十五萬以上貫石歛散之法未得
其宜故愛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倉賑貸今欲以常平
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其

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
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
斛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青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在
優民如遇災傷亦許以次料收熟日納若此行之非惟足
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患闕食因
可選官勸誘今興水土之利則四方田事加修蓋人之困
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
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
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
之有無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

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斂補助衆多益寡抑民豪奪之意也舊制常平廣惠倉專隸提刑司緣今來創立新法合有兌換錢斛籍轉運司應副乃克濟辦乞委轉運司提舉仍令提點刑獄司依舊管轄毋得別以支用兼事初措置非一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次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其法給常平廣惠倉錢依陝西青苗錢法於夏秋未熟已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斛價召民商請仍常以半爲夏料半爲秋料並從之 辛未條例司請以太常博士秘閣校理李常前許州司理參軍國子監直講王汝翼爲檢詳定

官殿中丞知寬句縣張復禮前明州司法參軍李承之爲
相度利害官 丙子條例司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已行於
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訪聞諸路民間多願官中支貨乞令
司農寺遍下諸路轉運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聞當議
遣置提舉官詔可條例司言銀銅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
而費出諸路故將運司莫肯爲謀入漕失今既假發運司
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辦請令
發運司副兼提舉九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之事庶具利
害以聞此以上據本志增入 乃詔發運使薛向副使羅極
兼都大提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銀銅鉛錫坑
冶市舶等從之上手詔向曰東南利國之大船舶亦居其

一馬昔錢劉竊據浙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
海商得術也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蕃輻
湊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向既兼總九路財賦即奏移用金
穀要當不失事機如響應聲遠近一體則功利易集而民
亦受賜今九路監司鮮能協力徒害成事請辟置本司官
屬分隸諸路參舉衆事糾其弛慢不職凡財貨輕重郡縣
壘山山澤之利廢興府庫之積虛實可以周知其數以通
有無從之於是置勾當公事官九員分領九路凡移用財
賦興置坑冶茶礬酒稅錢監造船雇糴輦運等事先是漕
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訛風水沉沒以滅迹而
官物以故濕惡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姑募客舟

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樞
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制
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
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無可改者
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
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稱司
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
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
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執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
六尚書也安石曰三公無官惟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即以
三公爲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

古之三公猶今三司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
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於邦教
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
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安
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
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司何故乃以爲不可上曰乃者
陳升之在樞密院今俱在中書并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先
王制事各因事勢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
領之後世兵事愈多而重則分爲司馬司寇兩官非欲苟
變先王之法以時勢不同故也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
理財易曰理財正辭先理財然後正辭先正辭然後禁民

爲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喪使無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財而制置一司使升之與臣領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時事宜恐不須併升之以爲併之無傷安石曰今分爲一司則事易商議早見事功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異議然後草具文字文字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於白事之人亦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爲姦況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爭於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爲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爲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樞密各差一人今若與韓絳同

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被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爲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爲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惠同執政者問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引司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爲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復肯闕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事盍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已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閏十一月條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於本司詳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爲便今河

東公私鐵錢若運鐵錢勞費宜試如連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絳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疎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於衆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用事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諸公論青苗新法不便詳見論青苗法 三月國子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檢詳文字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取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侯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恐傷王安石

石意故也

議減兵數雜數

熙寧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祿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如慶祿一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問五者利害先具悉以對上深開納明日即罷裁減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十二月己亥朔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都總管司六指揮隸大名府路三

十六指揮分隸定州高陽關兩路分番往戍先是北軍本
脩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省三
司餽餉故有是詔二年正月乙酉樞密院進呈減住營
尚多而驅策之方猶少但如神古之徒已不獲自盡矣
十月戍戍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上曰比
廢廩數已甚減矣惟別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
兵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先是陳升之建議衛
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從之淮南呂公弼
上言以爲旣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
體甚大難遂行也於是上問升之退軍事當時曾與密院
衆商量否今却皆爭論以爲難此乃是合退作剝員優假

之故別立等有何所傷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
誤陛下事若二十萬衆皆變爲之奈何升之具論祖宗舊
法曾公亮曰爲之當有漸王安石亦云上曰但執政協心
不扇動人情自無事安石曰公弼來陛下處言止是臨事
而懼固無所害若退以語衆乃爲扇搖人情上曰柴世宗
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簡汰然柴世宗精神之運威
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濟事而無悔敗 龍圖閣直學
士陳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損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
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情既安
習一旦輦徙去國客食卒伍衆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
上從之卒罷退軍議 閏十一月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

與祖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糧給之則無
貧富皆可入衛出戍雖未有祖庸調法亦可爲也但義勇
不須刺手背刺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旣良民爲之當以義
禮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擇其鄉閭豪
傑爲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宿衛乃有積
官至刺史防圍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陛下審擇近臣使
皆有政事之才則他時可口數且祖宗朝北鄙無警即使
罷兵今旣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彥博曰自古皆
募營兵遇事息即罷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
實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匱之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
爲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嘗

橫有費用止緣衆人妄耗物力府庫遂空韓絳曰朝廷須
修法度愛惜財帛乃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
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特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
年可見効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閱人
數全少北人觀之非便彥博曰自有遣戍兵不至闕事也
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 九月乙亥上謂陳升之王安石
曰今賦人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
言兵及宗室之費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
講兵書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
邊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州民使各習則
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种古等數人臣畧與語似亦皆可

付一州臣因與言古今遼州有兵五千處若止揀留三千
仍以二千人衣糧之費今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習兵
戰則可以戰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
上言太祖付邊將事安石曰今有可勝太祖時並邊民戶
日蕃息所恃不盡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今邊將得自揀擇
訓練如太祖時則尤易以待敵上言五代時方鎮皆豪傑
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須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時方鎮豈
皆豪傑如羅洪信乃是衆人求主不得大呼於衆誰能爲
節度使者洪信出應募遂立以爲帥然亦能獨保一鎮者
以其任事得自專故也今朝廷待邊將拘制之法今將此
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廟主則近臣以上

豈可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爲然十二月乙亥上諭及邊兵已不足以守雖費衣糧然又不可減王安石曰今若更減即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費用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強之理上因言義勇可使分爲四蕃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上問唐都關中府兵多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處處可爲又可令入衛公弼與韓絳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可應募諸班諸軍者應募皆暴猾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

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戶爲將校豈可却以爲虞陳升之
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藥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
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今本末俱具
不然無補也上以爲煩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
可也樞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爲柴世宗能關土疆服
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斷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
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而已天下盜賊殺人
亡命日募以爲禁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讎仇而
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謂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
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僞
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

計數於前必事成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爲禁衛不以爲虞者誠有帝王威畧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賞之勸祿賜之利而乃更憂其爲變恐非爲論蓋今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事久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兵之法不變乃實有可憂

此據目錄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繫三年十二月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義勇數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慶延州保穀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爲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爲指揮四百

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慶厯後總七萬七千爲指揮一百五十九凡三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餘三千五百人河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寨戶舊籍四萬六千三百惟秦鳳有寨戶陝西無戶籍數其後義勇寢消悉聯以爲保甲云

聯爲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並據兵志第三卷熙寧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朔樞密副使韓絳與文彥博呂公弼爭議揀退禁軍彥博公弼極言其不便上命且依舊制是日絳亦稱疾在告是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爲六萬三百五十八爲額自康定慶厯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初大整

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爲二十有以全
部付隸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
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而增額加宣武二十指揮四
百人額併爲十二指揮五百人爲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
猛四指揮以第四一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
整肅無有名存而實闕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進呈蔡挺
乞以義勇爲五番教閱事上因論及民兵王安石曰募兵未
可全罷民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爲至於廣南尤不可緩
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罷軍職以
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爲民兵則事甚易成
上患密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

之此在陛下也因爲上言國之大政任兵農上曰先措置
得兵乃及農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即財無由足安石曰
農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後前代興王和不廢農事乃能并
天下興農事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
力而用也涇渭儀原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制戍守經畧
使蔡挺始令遇上番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
遷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
守時土兵有關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剌累年雖訓
練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案府兵遺法俾之番戍無
補所關土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
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

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之募土兵歲減糧八萬石料錢六千餘緡春冬衣萬五千足綿三萬七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 十二月壬申詔樞密使文彥博等對資政殿彥博等出上在京開封界府及京東等路禁軍數上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相參照顧問久之遂詔殿前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總計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義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三千人在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人江東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各千二百人川峽三路共四千四百人爲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

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并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議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論農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召人充
稅充弓箭手事文彥博以爲決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
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訓習則何必用宋道之策上
欲擇人判兵部如司農安石曰京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
綱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誠如此
陳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趨爲兵安石此語亦
欲變募兵宿衛法故也

宋道河南人時爲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嘗應
詔言五事其五曰增置沿邊弓箭手以省戍兵又嘗言請
倣古民兵之法籍邊丁蠲其稅無廢縣官而習山川之便

乃得戰士二十萬事多施行云 七月詔揀諸路兵半分
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并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
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爲民者甚
衆 十二月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很多自騎射至牢
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
作權酤水陸送運通道山險橋梁部傳馬牧提防堰埭若
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廢及剝員府牢城皆待有罪配隸之
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後別爲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
爲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爲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
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爲序始
自某州爲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爲若干指揮每指揮

無過五百人河北曰崇勝河東曰雄猛陝西曰保寧京東
曰奉化京西曰勁武淮南曰寧武淮兩浙曰崇節江南曰
効勇荆湖曰宣節福建曰保節廣南曰清化川峽四路曰
克寧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爲兵凡二十
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
額不與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寬爲王安石言有軍士
深詆朝廷尤以移併營房爲不便或言今連陰如此正是
造反時安石具以白上文彥博曰近日朝廷更張人情恟
恟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併營事亦合
如此此輩乃敢紛紛公肆詆毀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恐
須深察吳充曰併營事已久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惟保

甲事人情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新川班事安石曰
五代兵騎太祖若所見與常人同則因循姑息終不能成
大業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輩大有所爲然恃募兵以爲國
終非所以安宗廟社稷上曰如慶卒柔遠之變賴屬戶乃
能定然則募兵豈可專恃上欲得款毀軍士主名樞密院
請責殿前馬步三帥安石請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關
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絳至安石第諭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馬光貽書王安石闕下爭傳之安石
患之凡傳其書往往陰中以事民間又僞爲光一書畧
安石尤甚其辭鄙俚上聞之謂左右曰此決非光所爲
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傳詔書以買名故致流俗亦敢

之使新法沮格異論紛然皆光唱之即付獄窮治其所
從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等指斥乘輿流海島祀口棄
市以深禁民間私議已者其後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
年曾孝寬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間往往有怨語不
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道有語言戲笑
及時事者皆付獄上度其本非邪謀多寬釋之保甲民
有爲匿名書揭於木抄言今不聊生當速求自全之計
期許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錢五百千以捕爲書者旣而
村民有偶語者曰農事方興而驅我閱試非新王相我
輩不得休息通者得之付獄安石意爲匿名書者必此
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榜掠而終不伏法官以詆罵

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無知止今杖脅十七而已
開封推官葉溫叟在府不及一歲凡治竊議時事及詔
罵王安石者三十餘獄林希所云須細考之七月己亥
閏七月癸酉皆有匿名書事當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
孝寬乞立賞捕扇惑保甲人與此相關云

七月壬寅詔步軍司床子弩雄武五指揮九百三十九人
撥并爲兩指揮飛山雄武指揮一千二百人亦撥併爲兩
指揮每指揮並以五百人爲額仍契勘在京見今諸軍已
束撥并數目以聞 六年三月癸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
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以
不急變草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固易變但要措置有方

陳瓘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創立新說然後造爲神考聖訓謂當急變其法益托於先訓則可以爲聖王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集士大夫之羈縻二者行於前三衛作於後漸危根本忠義寒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私史若非陛下守藝祖之宏規備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併龍衛三十九指揮爲二十指揮庚寅上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勝敵兼亦省財王安石等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

士卒知勸觀其技藝之精一人可敵數夫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安石又言併營練卒事既有効凡此皆無害於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動上曰須漸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八年三月乙卯閱諸軍轉員三日止舊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馬軍都指揮使但開驍騎一人以捧日一人補驍騎軍主餘四人如故則以次軍分皆不得遷乃補四人者並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又以龍衛拱聖驍騎武騎寧朔神騎舊百三十一指揮後省五十指揮而兼管馬軍指揮使以下已補八十一指揮正額外數猶有餘乃於所省指揮內未移併者四十三指揮且置下名指揮使副使各一人軍使三人以次第遷元豐二年六月詔

捧日龍衛銖直左射指揮均撥入捧日龍衛諸指揮更不補入其四指揮請受錢帛等委羣牧司糧草委提點倉場司封樁 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事殿陞宿衛官省扈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餘軍皆以守京師脩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于總官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糴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人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大脩矣

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撮取附見

凡禁軍奉錢千爲上軍五百以上爲中軍以下爲下軍其賞罰遷叙視此爲等其政令掌於樞密院歲以秋月校其藝能而賞勸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幾十萬開寶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議銷并及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衆一日顧謂輔臣曰前世爲亂者皆无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于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無最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俾各安

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藝祖
養兵止二十二萬餘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民以制諸
道而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内外相
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餘年蓋本於此初上欲省
兵王安石對曰揀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
省其後遂什伍畿甸之民以爲保甲諸路亦以次推行元
豐中義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衛其巡檢縣尉司所省募
兵數萬詔闕額弗補者會其財費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
自後民兵數遂踰募兵而國用紓又議欲擇民之材武者
若唐府兵蓄以上脩宿衛事雖未行然其規模宏遠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見須詳考存兵數也國朝以脩

戰衛爲禁軍以給徒役爲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
於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
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爲下禁軍
其給始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熙寧三年詔以
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剝員或陞階
以脩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則間詒增募而京西轉運
司所募多至三萬人陝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
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爲忠果二十指
揮分隸河北總管以除道恤飢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
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廢馬監兵
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瀘軍

興化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
視祖宗時益衆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于民故民
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非工徒營繕民無與
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